

曹世钦 张磊

月盛喜傳



曹世钦 张磊

月盛喜傳

新
華
出
版
社

尹盛喜传

曹世钦 张磊

•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.5印张 插页4张 50,000字
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10,000册

ISBN 7—5011—0460—3/K·62 定价: 1.50元



尹盛喜多才多艺,会拉、能唱、善画,这是他在作画



尹盛喜与夫人王彩玲



尹盛喜的作品《蟹》



尹盛喜的速写画《马踏飞燕》

(一)

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啦？它只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，可是，谁又能准确地说出呢？

或许那是一个田地里没有收成的秋天，一个灾难的秋天！山东省肥城县一带的穷苦农民，纷纷逃荒外乡，离开养育了他们几辈人的苦地方。人们说故土难离，在饿殍遍野的日子里，他们还是忍着心痛携儿带女离别了故土。

在众多逃荒的人群里，有一个寡妇领着几个孩子，一路上坎坷绊绊，沿着村庄讨饭，生一口，凉一口，有一口，无一口，就这样度过着日子。家在哪里呢？又到哪里去安家？人家说，大城市里也能养活穷人，那就是卖力气挣口饭吃。唉，唉！寡妇叹息着想，那就去北平吧！

三十年代初的北平，有富人，有穷人，还是穷苦人家多呀，这个寡妇就带着孩子走进了北平这座花花绿绿的城市。她进北平也不是没有原由的，孩子他大爷就在城里菜市口做豆腐干买卖，这买卖也只是一项小本生意，仅能维持几张嘴的吃喝罢啦。

寡妇历尽艰难走进北平城，找到了孩子他大爷。

孩子大爷托人给十一岁的侄儿找了个学徒的地方，这是一家木匠作坊。领这孩子去的那天，掌柜的和老艺人张师傅都在场。

孩子大爷面对掌柜的严肃的面孔，恳求的眼光似乎在说，您行行好吧，收下这个苦孩子。

这孩子的两只眼睛里透露出一片真诚的企求的心，看着掌柜的那张脸。

掌柜的那张脸满是愁容，还挂出一丝忧虑，沉吟了许久，说：“这孩子嘛，个子小，不行啊！”

这话一出口，让人好寒心。孩子大爷多么希望给孩子找个能干活的地方呀，老天爷，可怎么办？

老艺人张师傅怀着一片慈善的心肠，拦住了掌柜的话：

“掌柜的别怪我拦您的话，您看这孩子，够机灵的，如今还没个吃饭的地方。……不能只看个大个小，看他能不能干活。拉进两个骡子马个儿大，能干这孩子要干的活吗？”

老艺人张师傅的几句话，把掌柜的心眼说活翻了，掌柜的眨巴着眼睛在想什么。……

张师傅又说：“我看这孩子有心劲，能行，就收下吧。”

掌柜的总算答应下来了。

这孩子的一颗心，刚才还吊到嗓子眼上，现在落到肚里了。要是别的孩子可能会说声谢谢您啦，可他却始终沉默着，一股倔强的劲头抑制住了内心的激动，他暗暗思谋着，当好小学徒，跟师傅学点手艺，以后的苦日子长着哩！

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尹盛喜的父亲，他的名字叫尹作滨。

作滨的学徒生活开始了：扫地，买东西，打零杂，涮锅，洗碗，学做饭，给掌柜的看孩子，端尿盆，给师傅铺床叠被，装烟点烟，从早到晚没喘口气的工夫，也总是做在前，吃在后。

夏天，整天挂着一身汗。双手端着稀粥锅，一晃荡，胸脯烫出一片泡。烫出一片泡，也得忍着疼痛去干那些要干的活。

冬天，冰雪在地，严寒中干那些杂活，把手脚冻肿了。冻肿了也没闲工夫养一养。

多么难熬的学徒生活！世界上谁能体恤学徒的人的辛酸啊！

作滨除了干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杂七杂八的活儿，还要跟老艺人张师傅学点手艺，这是将来的饭碗子。大木匠活，他学，小木匠活，他学，硬木雕花，他更学，设计，他也满有兴趣，只要是日后用得着的手艺活，他都学。古人讲，艺不压身，他学起艺来，象饿着肚子吃饭一样，那样的“香甜”，那样的急迫。他肯吃苦，更肯用心，他的心也灵。一晃，三年零一节了，学徒期满，出师的时候到了。

三年多以来，作滨跟张师傅学到了好多的东西，因为他的手艺好，师哥师弟赠给他一个外号：小山东。

常说，学徒满了，掌柜的撵了。出师就意味着没事干，一点不假，掌柜的早有了打算，不撵学徒的，那就要多开一

份工钱。作滨带着小山东这个外号，离开了三年多来他熟悉的木作坊，不过，他并不恨掌柜的，毕竟在三年多支持了自己，给了一个学徒的机会，当然，更感激老艺人张师傅。

幸好在学徒期间，作滨与一家珠宝店在来往中熟悉了。那里的掌柜的姓梁，梁掌柜对他说：

“小山东，就跟我做事吧。”

梁掌柜有间小门脸，字号叫永顺成，专门给官府做佛像底座，做雕花镜框，小山东便在这里落脚了。

梁掌柜的对他说：“小山东呀，你挨着有能耐的人长能耐，挨着没能耐的人，你的能耐让别人学走了。”这话对作滨很有影响。

后来，过了一些年，作滨渐渐积攒下一些钱，自己就开了一个小门脸，临时找了两个伙计，专门做硬木雕花座，佛龕，牌位，宫灯，还有一些小工艺品。小买卖还不错，日子也还过得去，这时候，作滨早已建立了家庭，作滨担起来一个家庭的担子。

尹盛喜就诞生在这个家庭。那是1937年10月2日。这个家庭住在北平前门外一条小胡同里。

(二)

在尹盛喜5岁那年，父亲就叫他入一家私塾读书了。父亲总爱重复着说：“你多念点书，我这一辈子不识字，苦煞啦！”

父亲不是唠叨，是真情真意。

在私塾念书，繁琐的礼节很多，每天要拿个牌位，给圣人作揖，对老师毕恭毕敬。还整天坐在那儿摇晃着半个身子，背诵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，一不经心，教鞭就落在了身上，背不上书来，还有戒尺在那儿等着呢！

教师是位老先生，每天学生们来了，他才吃早点，仿佛是专心馋学生们的。小脚师娘摆动着身子给老师熬一碗稀粥，再走进胡同里买一张薄脆。老先生吃完早点，把嘴一抹便点名，叫学生背书，背上来了，老先生不说什么，背不上来，藤子棍、戒尺是不吃素的。

那时候上学的有钱家的子弟多，吃的，穿的，用的，都象个样儿，只说书包吧，跟别的学生也不一样。尹盛喜家里是做手艺活的，生活不宽裕，家里供他上学就很不容易了，

哪还有富余钱给他买书包之类的用品呢？他羡慕人家，也懂得不能跟人家相比。

他实在不愿再摇晃着身子念《三字经》那类的书了，那真没味道！就转入一处念洋味书的私立学校，学校的影壁上写着“礼义廉耻”四个大字，挂着孙中山像，学生们每天站在孙中山像前敬礼之后，背孙中山遗嘱。注目礼望着升旗，随后开始做操。

上课了，那一串清脆的铃声催得学生们心慌。

学生们大声朗读：

“天亮了，姊姊妹妹快起床……”

“天亮了，大公鸡喔喔啼。……”

这是语文课。算术课他不感兴趣，一上算术课他的脑子就乱了，净想家里的杂七杂八的事。他喜欢体育课，跑跑蹦蹦，玩得痛快。

他回到家里也没个地方作功课，一张案子，父亲总占用，父亲坐在那儿，就着灯亮，凿凿刻刻地在硬木上雕花。全副精力赋予了手艺活，其实全副精力都赋予了这个家庭。有时候，他看着父亲，心里在想一些什么。他没地方写字，干脆帮父亲干活，当一个不胜任的小下手：拿砂纸把雕成的木活磨得光光的，再打蜡，一打上蜡，那木活就变了个样儿，光亮得让人喜爱。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，从这时候起就学上手艺了。

在学校里讨老师的喜欢也不容易，有钱家的子弟，给老师送面的，送衣裳的，自然老师另眼看待，他的家里贫困，

送不起那些礼品，惹得老师不待见，找个碴子罚站，打手心。这个念洋味书的私立小学他也不愿去了。

父亲托人让他入公办的梁家园小学，经过多次考试，他总算考入了，是四年级的插班生，这该正经学点文化知识了吧！唉！唉！人生道路没那么顺利呀！

这时候的北平城正处在解放前夕，隆隆的炮声，整天不断地传来，那是哪儿打炮呢？学生们弄不清，老师们顾不上教课了，催促着学生们在操场上挖防空洞，挖土的，运土的，乱哄哄一团。防空洞挖成了，进行防空演习，钻进去，钻出来。这就是他插班四年级的学生生活。

既然教师没心思教学，他也没心思念书了；他的心飞向另一块园地，仿佛在这块园地里才有他这个少年的快乐。

学校旁边有座戏园子，叫“明春社”，李万春的班子在这儿唱戏。他常常溜出学校钻进戏园子里，茶房发现了，把他撵出来，他就再钻进去。文戏他不爱看，专门钻进去看武戏，那威风的大花脸，机灵的小鬼，凛然的剑侠，他非常感兴趣。

魏喜奎的大鼓书他去听。

说相声的他也去听。

他登上前门箭楼去那里边看电影。

他还跑到天桥看摔跤的，变戏法的。

他这个小學生，尽管有这样多的兴趣，可是，他也并不是只贪玩，更多的时间要帮家里干活。因为在这北平城里兵荒马乱的时候，父亲那些手艺没活可干了，有钱人家心神不

定，都憋着往香港跑，谁还买那种雕花的木活呢？

家里的生活紧巴巴，吃的接济不上了。

他从小儿心眼灵，看到每逢夜晚为防空，家家户户不允许开电灯，大街小巷一片黑暗，他就利用破木板做些小方盒，把原来做钟罩的玻璃用来做灯罩，做成三面木板一面玻璃的小油灯。灯是做成了，要拿出去卖，他为难了，小学生去卖东西多寒碜！不去卖又怎么办，卖掉小灯还要买小米面呢。他想，嫌寒碜又顶什么用，他提上五、六个到前门去了。前门来往人多，甬愁卖不出去。不会哟呼也得哟呼，真让他高兴，全卖出去了。

他忙不迭地跑回家去对母亲说：“全卖出去了！”

母亲见他拿着钱回家来，很高兴：“这孩子能给家里添钱了！”

把这钱用来买回小米面，买点盐，放点葱，滴点油，烙成干饼，每顿饭又不能往饱里吃。母亲把剩下的干饼放在篮子里，挂在房梁上。他每次出去卖小油灯回来，早早饿了，自己不敢去房梁上摘那小篮子，总拿一双企求的眼睛看看篮子，看看母亲，母亲很慈祥，就从篮子里拿出一块干饼递给他。

1948年春节，正是他家里最困难的日子，只能买点猪皮，大爷家给点豆腐干，与酱合在一起，一呛锅，拿开水一冲，就着玉米面窝头，当年饭吃。可真是：穷人解馋，不是辣就是咸啊！

到了1949年初，人们纷纷传说要解放了。什么叫解放，

他还不懂。也是听人家说，解放就是没人管了。他那颗少年之心在想，没人管了，这多好啊！

1949年1月31日，解放军进入北平。

这以后，父亲的手艺又用得上了。揽到了一些活，尤其做宫灯那是很拿手的，也有了销路，他家中的生活渐渐地好了起来。他跟着父亲也学会了绘简单的图案，用刀在木头上雕出简单的花卉。

父亲对于他的培养，还是抱着从前的态度，让他去读书，不让他现在就学手艺。

1951年他进入第29中学读书了，三年后又进入第14中学读高中。这一段中学生活，对于他是平淡的，功课吸引不了他，吹拉弹唱却让他很着迷，他拉胡琴，打洋琴，向人家学识五线谱，向人家“偷”指法，自己反复琢磨，硬是往音乐里钻。所下的功夫没有亏待他，象没有亏待过任何一个辛劳操练的人一样，他能够与人家在一起演奏广东音乐的曲子了，他常常陶醉在悠扬动听的乐声里，心中的和谐与音乐所创造的意境融成一片。

也许是受到京戏中武打的影响，他也曾练习翻斛斗，翻起来也是很冲的。

有几项体育活动也让他着迷，球类，吊环，游泳，他游泳的技巧相当好，一游两个多小时兴致不减，直到游泳场散场。他尤其喜欢在风浪中游泳，他觉得冒点风险才能受到锻炼，他对同学们说：“做温室里的花朵，平平静静地生活，我最不喜欢。”

也许是受到天桥卖艺人的影响，他也向武术师学点拳脚，常常在同学面前比划比划，展示出他少年的气概。

仿佛人家别人能学到手的東西，他也应该学到手；他想，人家别人有两只手，自己不是也有两只手吗？他曾经暗暗地与同学们一较短长。

时光总是流水一样地向前流，从来不等待任何一个人；中学生的生活也是有限期的，他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了，流水似的光阴把他卷出了中学的门坎。

他真舍不得在中学的那段美好的时光，舍不得同学们那些热烈的心和友谊的手。

离开中学的时候，一位老师和善地评论着他，说：“此人有鲁达的性格，路遇不平，拔刀相助呀！”

平常他就是这样，他崇拜古书中描绘的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的英雄好汉，他挨老师批评的时候，那都是为了别人的事，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事。他颂扬光明磊落的行为，厌恶坑蒙拐骗的阴险勾当，他也曾描绘过自己的将来，做一个正直的人，说话算数的人，办事公正的人，决不当那类阳奉阴违、反复无常的小人！

1957年高中毕业后，父亲想让他考大学。因为父亲没有进过学校门，总觉得那是一种痛苦，是旧社会对于童少年残害的痛苦。如今家庭生活好起来了，有了让他进大学读书的条件。可他因为整天练这练那，劳逸失调，过量地消耗了体力。引起头疼，吃药也制止不住，只好放弃进大学读书的念头。有时候整天找老同学们在一块聚集，早晨出门，晚上回